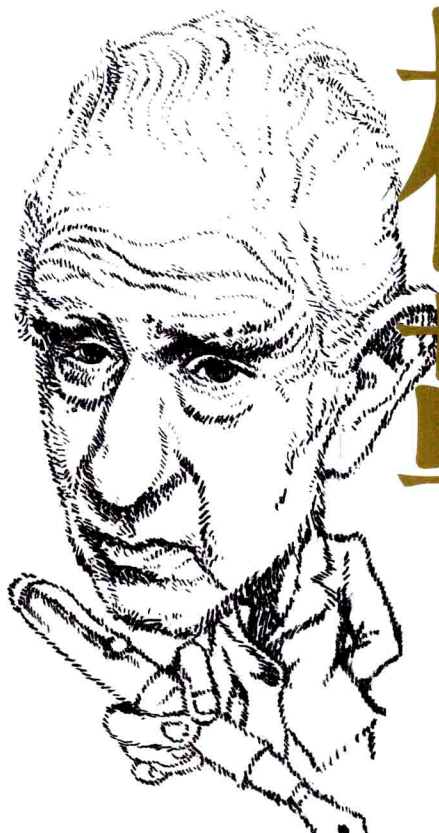


THE CASTLE IN THE FOREST

林中城堡

[美] 诺曼·梅勒 著
金绍禹 译



诺曼·梅勒

Norman Mailer

美国存在主义
文学大师诺曼·梅勒

重装上阵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THE CASTLE IN
THE FOREST

林中城堡



[美] 诺曼·梅勒 著
金绍禹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中城堡 / (美) 梅勒 (Mailer, N.) 著; 金绍禹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107-9

I. ①林… II. ①梅… ②金…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8543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3-586

THE CASTLE IN THE FOREST

Copyright © 2007, Norman Mailer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林中城堡
著 者	[美] 诺曼·梅勒
译 者	金绍禹
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特约编辑	秦 蕊 肖 涛
文字校对	郭慧红
版权支持	王秀荣 张晓阳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359千字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107-9
定 价	42.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前言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日,美国文学巨匠、两届普利策小说奖得主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 1923—2007)在纽约西奈山医院病逝,享年八十四岁。此前不久刚获悉美国方面非常满意上海译文出版社关于他的长篇小说《林中城堡》(*The Castle in the Forest*)的翻译和出版安排,不幸诺曼·梅勒与世长辞,这部长篇也成了他的遗世之作,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诺曼·梅勒出生在新泽西一个颇有名望的犹太人家庭,在纽约布鲁克林区长,在哈佛学习工科,毕业之前就开始写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了两年兵,退役后从事写作。一九四八年,二十五岁的诺曼·梅勒发表了《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这是一部美国文学史上描写战争的优秀小说,一部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作品,写的是在一个由日本人占领的南太平洋小岛上登陆的一支美军小部队十三名侦察兵的命运,其间又写了官兵之间的矛盾、部队体制的不民主、军官的专横跋扈。最后,参与这样一场战争的人要么衣服被剥光了,成了“裸者”,失去了一切的希望;要么甚至连生命本身也失去了,成了“死者”。小说一发表就获得了读者和批评界的赞扬,于是在美国文坛赢得一个永久的席位,作者名利双收。美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发表的近百部战争小说大抵都非常出色地运用了海明威的现实主义技巧,采用多斯·帕索斯外部报道和战争参与者直接叙述的交替写作手法,甚至间或取得了E.E.克明斯唯一一部战争小说激发噩梦的戏剧性效果。^[1]在首部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诺曼·梅勒从自然主义转向存在主义和象征主义,一九五一年发表《巴巴里

[1] A.T. 鲁宾斯坦:《美国文学源流》(英文版),北京外语与教学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

海岸》(Barbary Shore)。一九五五年发表的《鹿苑》(The Deer Park),用的是同样的手法,写的是好莱坞的郁闷氛围。小说写了三个人,一个是想老老实实创作一些作品却受到右翼势力威胁的电影导演,一个是在战后社会上找不到有意义的位置的空军退伍军人,还有一个是拉皮条的男人,既野心勃勃又处事泰然,像个现代的浮士德。其实小说反映的是当时整个美国社会。一九五九年以后梅勒暂停了小说创作,这一年发表了《为我自己做广告》(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书中收集了发表的全部短篇小说、散文、评论,摘录了三部长篇小说,论述自己的早期作品以及报刊上的评论。一九六五年,遵循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传统,发表了描写骇人听闻的婚姻解体和社会腐败的长篇小说《美国梦》(An American Dream),标志着他向长篇小说创作的回归。一九六七年的《我们为什么在越南》(Why Are We in Vietnam),通过描写一个得克萨斯人青年时代和他父亲同友人在阿拉斯加的猎熊经历,影射并抨击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对书中人物的调查促使他在一九六八年写下《夜幕下的大军》(The Armies of the Night),小说记述了向五角大楼和平进军的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并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梅勒另一部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作品是一九七九年发表的《刽子手之歌》(The Executioner's Song),是一部长篇真实生活小说,探讨十年里第一个被处死(一九七七年)的杀人犯加里·吉尔摩的犯罪原因。诺曼·梅勒近六十年的写作生涯里写了四十多部书,其中有十一部小说,最后一部即我们现在读到的发表于二〇〇七年的长篇《林中城堡》。

诺曼·梅勒一生结婚六次,有九个子女。他精力充沛,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言谈间锋芒毕露。他是一个小说家,也是记者、诗人、评论家、剧作家和电影导演。一九六七年因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而被捕。两年之后参加民主党,在纽约市长的竞选中失利。后又与专栏作家吉米·布萊斯林结盟,提议将纽约市分离出来建立美国第五十一个州。半个世纪前

他在《为我自己做广告》中写道：“我希望尝试对谋杀、自杀、乱伦、纵欲、极度的快感以及时光等方面的奥秘作深入的探讨。”^[1]对梅勒来说，自我暴露使他具备了写别人的嫉妒、尖刻、自私以及贪婪的有利条件。诺曼·梅勒的成名作《裸者与死者》是他所关注的公开的“裸”的第一个例子。但是随着他作家生涯的不断展开，他给他的“裸”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他作为一个人和一个作家的“裸”意即袒露他的冲动、欲望、本能、思想。公开地“裸”，说出不能说的话，那就是一种力量的表现形式。^[2]

诺曼·梅勒在写完耶稣传《圣子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the Son*)后沉寂了十年之久，于二〇〇七年一月以八十四岁的高龄出版了他一生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林中城堡》，详尽叙述了希特勒的童年时光。书一出版就被《纽约时报》列入畅销书排行榜，位居第五，而同时，由于题材的特别，以及表现手法的别出心裁，小说也引发了自梅勒的《刽子手之歌》发表以来读书界对他的书的语言最激烈的评论。

梅勒的《林中城堡》这部小说的叙述者是附在一名党卫军情报官身上的魔鬼，分两条叙述主线：一条是希特勒家族的历史，从希特勒的祖父一直写到他父亲的死，以希特勒十六岁中学毕业作结；一条是小说中的魔鬼“我”（并且是书中的一个“人物”）讲述的渗透全书的魔鬼活动以及穿插其中的多则故事。孤立地看，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写希特勒的童年，倒不如说是写他的父亲阿洛伊斯的一生（从他十三岁外出谋生到他六十五岁病逝），以及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对这个十恶不赦的恶魔希特勒的童年心理的影响。他的父亲是一个粗鲁的人，每到一地便觊觎当地的女人，他又是一个妄自尊大、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从维也纳一家靴子作坊的学徒爬到了奥地利边境海关官员的位子，最后因性格暴戾、酒色无

[1] 转引自2007年1月21日《纽约时报》星期日书评，李·西格尔：《人类自我主义大师》

[2] 李·西格尔：《人类自我主义大师》。

度在六十五岁时吐血而死。在对这样的人物性格刻画方面，梅勒是得心应手的，小说读起来语言生动，情节引人入胜，人物栩栩如生。关于这个恶魔及其家庭，研究者已经写了许多的书，梅勒在小说的后面也附上了多达一百二十八本参考书目（小说附上参考书目也是不寻常的，作者手法的别出心裁和态度的严谨可见一斑）。但是《林中城堡》是一部虚构小说，历史上并没有所谓的林中城堡集中营，尽管在希特勒一九四五年死后关于希特勒的单睾丸和他是父亲与女儿乱伦的产物的说法只在民间流传，梅勒却在小说里把这两件事都写得非常肯定；历史学家下结论须有史实依据，小说家则可以用肯定的语言虚构既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的细节。有的人认为，现代的读者会觉得梅勒的小说写了一个可以触及的恶魔希特勒。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还能凭借大量的史料，调动丰富的想象力，写出三十多万字的小说，实属罕见，令人惊叹。

小说的魔鬼主线是由作品中魔鬼“我”（一部写希特勒的小说由魔鬼来叙述是合乎逻辑的）绘声绘色的讲述所构成的。难怪有人觉得这部书“既荒诞不经又引人入胜”，小说第一页就吸引了读者，魔鬼“我”写道：

今天，这个人^[1]被看作是一个恶魔，因此我并不想为他辩护——事实证明他是一个万恶的恶魔。话虽如此，他依然是一个有独到见解的人，而且他有一个论点确实引导我有了从事文学的打算，……

在这部小说的“尾声”，我们读到：

三年以后，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徒掌握政权，而我此后分派

[1] 即党卫军头目之一海因里希·希姆莱。

到的任务就是进入那个名叫迪特尔的优秀党卫军成员的身体。坦白说，我绝不会原谅大师把我降级的，我为什么会决心写这本书，这也许是唯一最合适的解释。

小说既然写了希特勒这个恶魔，那么读者就有理由期待作者挖掘其邪恶产生的根源。这部书的叙述者（魔鬼）在小说第四卷第3章中援引了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指出宇宙由两个王国构成，一个是上帝的天国，一个是撒旦的地狱国。接着他引申开来，写道：

现实具有三个方面——上帝、撒旦和人类——实际上这是三支单独的部队，三个王国，而不是两个。上帝及其众天使要争取男人、女人、儿童，置他们于他的影响之下。我们的大师，还有我们，即他的代表，同样要控制这些人的灵魂。

从这样既严肃又荒诞的理论出发，魔鬼叙述者告诉读者，希特勒的母亲怀上他的时候就有魔鬼在场，他的成长受到魔鬼的控制，他的一举一动都由魔鬼来支配，包括十四岁时阅读鼓吹种族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德国历史学家特赖奇克的书，“出现一个领导整个世界的领袖的时代将会来到”。总而言之，用小说家的眼光来观察，希特勒就是魔鬼所造就的。

梅勒这样的手法也具有小说结构上的意义，两条线的叙述手法避免了小说的单薄。按照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对于小说的艺术来说，自它存在之日起，结构就获得了一种首要的重要性”。“一部小说的美与它的结构是不可分的”。^[1]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讲解《堂吉诃德》这部小说的结构时指出，塞万提斯在小说第一部结尾处插入的故事与全书是不相干的，原

[1] 米兰·昆德拉：《帷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198页。

先只是想把小说写成一个比较长的短篇，后来这部书变了，扩充了，到了第二部才重又把握了他的中心主线，是作家的“天才的直觉拯救了他”。^[1]塞万提斯的叙述的“混乱”成了日后作家们调用诙谐笔法时的效仿对象。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是这样做的，梅勒也不例外。《林中城堡》第八卷写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礼及其踩踏事件，在第十一卷的第六、七章，作者又插入一个故事，写伊丽莎白皇后在日内瓦遇刺事件，而且让马克·吐温来描述这个事件的影响，但是，在梅勒的小说里，这两个血淋淋的事件都是魔鬼导演的，是第二条主线要叙述的内容，因此并非与小说毫不相干。此外，书中还有大量篇幅的关于养蜂的文字：小说家什么都能写，诚如昆德拉所言，“小说有包容其他种类、吸收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倾向”。^[2]《林中城堡》写到阿洛伊斯的死似乎应该结束，但这只是梅勒关于这个题材的三部曲的第一部，因此，在阿洛伊斯死后，作者以希特勒为主线又写了六章，外加一个“尾声”，结构上是完美的。

写这样一个题材，采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引起人们各种不同的反应也是必然的。仿佛梅勒早就预料到了，他在小说的结尾处耐人寻味地一再强调：“答案是不会有——有的只是问题而已。”要进一步了解诺曼·梅勒，这部小说值得一读。

金绍禹

[1]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堂吉珂德〉讲稿》，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4月第1版，第34—35页。

[2]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82页。

— 献给我的孙辈 —

瓦伦蒂娜·科罗德洛、阿列詹德洛·科罗德洛、
安东尼娅·科罗德洛、伊莎贝拉·莫斯肯、
克利斯蒂娜·玛丽·纳斯塔西、凯伦·梅勒、西奥多·梅勒、
纳塔莎·兰克斯特、马蒂·詹姆斯·梅勒、
赛勒斯·弗尔斯·梅勒。
同时献给我的侄外孙女伊顿·丽弗尔·阿尔森，
以及我的教孙儿孙女多米尼克·马拉奎斯、吉特里奇·菲舍尔、
克雷·菲舍尔、塞巴斯蒂安·罗斯塔尔，
以及朱里安·罗斯塔尔。

目 录

- [第一卷] 搜寻希特勒的祖父 / 1
- [第二卷] 阿道夫的父亲 / 15
- [第三卷] 阿道夫的母亲 / 45
- [第四卷] 情报官 / 61
- [第五卷] 家 庭 / 71
- [第六卷] 农 场 / 101
- [第七卷] 老爷子与蜜蜂 / 137
- [第八卷] 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 / 187
- [第九卷] 小阿洛伊斯 / 227
- [第十卷] 又敬重又害怕 / 281
- [第十一卷] 修道院院长与铁匠 / 295

[第十二卷] 埃德蒙、阿洛伊斯与阿道夫 / 319

[第十三卷] 阿洛伊斯与阿道夫 / 355

[第十四卷] 阿道夫与克拉拉 / 383

[尾 声] 林中城堡 / 405

致 谢 / 411

参考书目 / 412

[第一卷]

搜寻希特勒的祖父

1

您不妨叫我 D.T.。这是一个德文名字 Dieter 的缩写，而 D.T. 这个叫法还是可以用的，因为我现在是在美国这个奇特的国度。假如我表现出至今依然保留的忍耐的精神来，这是因为在这里时光的流逝对我来说已毫无意义可言，而且那是一种容易叫人起来反抗的状态。难道这就是我写书的理由吗？我与过去的同事相处时，我们不得不发誓永远不做这样的事。我当时毕竟是一个无敌的情报小组的一员。它的编制是党卫军 IV-2a 特别小组，而且我们直接受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监督领导。今天，这个人被看作是一个恶魔，因此我并不想为他辩护——事实证明他是一个万恶的恶魔。话虽如此，他依然是一个有独到见解的人，而且他有一个论点确实引导我有了从事文学的打算，这样的打算，我可以肯定，是很不一般的。

2

希姆莱给我们精英小组训话的时候用的房间是一个小教室，里面装饰了深色胡桃木护墙板，只能容纳二十人就座，前低后高，共四排，每排坐五人。但是我要强调的不是这样的说明。我要关心的倒是希姆莱的非正统的观念。也许就是这些非正统的观念甚至已经促使我开始写一部肯定会让人感到不安的回忆录。我知道我将会驶入一片波涛汹涌的海域，因为我要根除许多传统的信念。一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就会一下子烦躁起来。作为情

报人员，我们往往试图歪曲调查的结果。毕竟，撒谎成了习惯就有它自身的手段，但是，我所做的事要求我抛弃这样的手段。

行了！我还是介绍一下海因里希·希姆莱吧。您，作为读者，务必要有思想准备，这绝非可有可无。此人，背后有一个外号叫海因尼^[1]，到了一九三八年他已经是四个真正重要的德国领导人之一了。但是，他最珍视、最秘密的脑力劳动却是研究乱伦。这一工作成为了我们最高级别的研究，我们调查研究的成果都是关起门来讨论的。海因里希常说，乱伦在一切国家的穷人中非常猖獗。即使是我们德国的农民也都身受其害，不错，甚至直到十九世纪亦如此。“通常，在学术界没有人会有意提及这个问题，”他常说，“毕竟，对这个问题总是无可奈何。有谁会自寻烦恼把某个可怜的人叫作乱伦的合法后代？绝不会，每一个文明国家的每一个机构都会迫不及待地要把这种事掩盖起来。”

也就是说，除了海因里希·希姆莱以外，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高官都会把这种事捂起来。他那副不相称的眼镜后面确实酝酿着最不寻常的思想。我还必须重复一遍，对一个长了一张无精打采、没有下巴的脸的人来说，他无可否认地流露出令人沮丧的既聪明又愚蠢的表情。举例来说，他称自己是一个异教徒。他预言，一旦这个世界人人都主张信奉异教，人类就有一个健康的未来，每个人的灵魂就充满了迄今不为人们认可的欢乐。但是，我们谁也无法想象人们纵酒狂欢，肉欲高涨，以至于你会发现一个女人竟然会迫不及待地将自己投身到与海因里希·希姆莱做爱时的骨肉消融之中。绝不可能，即使是一个最有革新精神的人！因为他那张脸就像你总是可以在学校举办的舞会上见过的那样，找不到舞伴只能作壁上观的人，眼镜后面是一副很不满的神情，瘦高个儿，一个生理上无能的年轻人。他的肚子已经有点凸出了。你瞧他那样子，任凭人们翩翩起舞，他已经准备好了是

[1] 原文是 Heimi，与美国俚语 heinie（意即“德国佬”或者“屁股”）相近。

要作壁上观的。

然而，这些年来别人不敢大声说的问题却一直让他着迷（我倒要说，这通常就是朝新的思想迈出了第一步）。其实，他非常关注智力迟钝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因为希姆莱赞同这样的理论，即最有希望成为智力发达的人与最有可能成为智力迟钝的人两者之间仅一步之遥。所以，他总觉得社会地位低下、平常家庭里的聪明孩子就有可能是“乱伦生下的孩子”。他造的这个德文就是 *Inzestuarier*。他不喜欢表示这种耻辱的较常用的词 *Blutschande*（血缘上的丑事），或者上流社会有时候用的 *Dramatik des Blutes*（血缘上的戏剧性事件）。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有资格认为他的理论不值一提，无须考虑。即使是在党卫军组建的早期，希姆莱就已经认识到，我们的头等重要的需求之一就是要成立杰出的研究小组。我们有责任对基本事实进行研究。正如希姆莱所言，国家社会主义的繁荣只有依赖这些 *Letzte Fragen*（最终的问题）。我们要探索别的国家不敢接近的问题。乱伦就是首要的问题。德国头脑必须在学术界重新确立它的领导地位。反过来——他没有说出口的一句话就是——也要高度赞赏海因里希·希姆莱，表彰他对产生于农业环境中的问题所作的深入研究。他常常强调这个基本要点：不了解农民你就休想对农业进行调查。然而，要理解这个俗人那就要讨论乱伦。

说到这里，我可以肯定，他会举起手来，做出与希特勒常用的小手势一模一样的动作——手腕轻轻地、没有男子气地抖动。这是海因里希的表达方式：“下一道菜是肉。一起上来的还有——土豆！”接着他就会振振有词地说起来。“不错，”他会说，“乱伦！这是一个说明老农为什么会那样虔诚的非常充足的理由。对于罪恶的极端惧怕必定会通过两个极端中的一个表现出来：要么是对宗教习俗极其忠诚，要么就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回想起学生时代我还能记得，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经写道：‘当天主教会认定通奸不可能加以制止的时候，他们就让离婚也成为不可

能。’这是一句英明的话，即使是从不该说这个话的人嘴里说出来。关于血缘上的丑事，这样的话也同样说得通。那也是不可能加以制止的。所以，农民就想自己达到虔诚。”他点了点头。他接着又点了点头，仿佛他的脑袋起码必须使劲上下摇动两回，才能让我们深信他说这个话是非常认真的。

二十世纪的普通农民，他问道，有多少机会可以避免这些血缘上的诱惑？毕竟，那是不很容易的。必须指出一点，农民通常不是有魅力的人。繁重的农活磨损了他们的容颜。此外，他们身上冒着泥土和牲口的气味。到了炎热的夏日，各人身上的气味更是浓烈。在这种情况下，人最基本的冲动就不会激发被禁锢的念头吗？鉴于他们社交生活的贫乏，他们怎么有能力做到兄弟姐妹、父亲女儿不相互牵连呢？

他没有接着说三四个孩子同睡在一张床上、手脚躯体横七竖八都滚在一起的情形，也没有接着说最让人觉得舒服的行为的笨拙本性——喘着粗气，极度兴奋地登上肉体乐趣的峰顶——但他倒是断言：“从事农业的有不少人都已经无奈地认可了乱伦，认为可行。毕竟，谁最有可能觉得父亲或兄弟饱经风霜的可敬脸庞尤其吸引人？当然是姐妹们！不然就是女儿们。往往她们就是唯一的人。父亲创造了她们，也成了她们注意的焦点。”

这个问题就交给希姆莱。二十年来他在头脑里储存了种种理论。虽然他是叔本华理论的忠实信徒，但是他也很重视在一九三八年还是比较新鲜的词语——基因。这些基因，是叔本华意志论在生物学上的具体体现，它们是这个神秘意志论的基本要素。“我们知道，”他说道，“本能可以从这一代传给下一代。为什么？我不妨说这就像意志要忠于它的血统一样。我甚至把它看作是一个幻想，甚至，先生们，把它看作是活跃在我们人类生存的核心中的一股力量。正是这幻想把我们与动物区分开。自从我们的时代在地球上开始以来，我们人类一直都在试图登上前方看不见的高峰。

“当然，要到达这个目标有许多的障碍。我们的基因在从父亲传给子女，一代一代往下传的时候，其中最杰出的基因还必须要有能力克服贫困、克